

乐活人生

口福心福



昆仑拾雪

友人送来的这个水果花篮让我这个土包子长见识了。赏心悦目,口福心福。



地球人都知道

微微一笑
很倾城

这个笑话不是我杜撰的。我的一个王姓同事上个双休日开车去安徽玩了一趟,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在滁州琅琊山游玩的视频。今天下午,一个张姓同事责问他:“你明明是去的河北怎么说是去的安徽?”王同事说:“我就是去的安徽啊!”张同事说:“狼牙山不是在河北吗?我记得清清楚楚的,中学课本里的《狼牙山五壮士》就发生在河北。”

王同事看张同事语气这么肯定,心想:我是个技校生,他说的那篇文章我没读过,人家是省重点高中毕业的,肯定是对的。他竟然怀疑自己去错了地方,赶紧用手机“百度”了一下,不错啊,琅琊山就在安徽啊。张同事也去“百度”了一下:不错,狼牙山在河北易县,我的记忆没有问题。这下他的底气更足了,说王同事“没文化真可怕”。王同事不服气,说:“你才没有文化呢!你可以不相信我,但你应该相信百度吧?”张同事也不服气:“就你会搜索百度,我也搜了,你来看看我的搜索结果……”王同事凑过去一看:“呸呸呸,我去的是琅琊山,你说的是狼牙山,麻田里扯到菜田里了!”把大家笑喷了。

我说:“还好,没有把琅琊山说成狼山。”两个同事异口同声地说:“这怎么可能?狼山,地球人都知道啊!”



Ruby

不知从何年起,520成了一个甜蜜的节日。

520谐音为:我爱你。很多人觉得这个节日仅属于谈情说爱的年轻人。

其实不然。“我爱你”的范畴很广,不仅适用于爱人之间,也可以是亲人之间,甚至可以将这个“你”视自己,和自己说一声“我爱你”,悦人从悦己开始。

今年5月20日,我来到上海某意大利咖啡馆。这天,咖啡馆里有优惠活动。平时售卖40元一杯的阿芙佳朵,这天只需要9.9元。

阿芙佳朵,是Affogato的中译名,在英语中的字面意思是“浸没的”。它是“冰淇淋+浓缩咖啡”组合起来的一种甜品。将一小杯

悦己一杯阿芙佳朵



浓缩咖啡倒入大杯冰淇淋中,冰淇淋浸没在咖啡里,咖啡的热与冰淇淋的冷,冰与火对撞,成就了阿芙佳朵的独特口感。

搭配阿芙佳朵,我点了一个告白千层可颂。可颂面包,常见的是牛角造型。告白千层可颂,则做成了立方体。酥脆外表包裹着柔软内心,吃的时候,一层层撕开来,露出雪白的馅,仿佛恋爱中的男女,告白时总

有一丝不好意思,吞吞吐吐,说一点揭一点,像蜗牛般慢慢将藏于心底的话鼓足勇气全部说出来。羞涩的告白是可爱的。

吃阿芙佳朵和告白可颂时,我想起了《小王子》里的一句话:“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,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。”今年的520,一杯阿芙佳朵,一个告白千层可颂,就是“我爱我”的仪式感。

生活
百味

老宅前的全家福



辛文

这是40多年前拍摄的一张“全家福”,照片中的老宅早已不见踪影,父母双亲以及有些亲人也早已阴阳两隔。但那些人、那些事,仍然似奔腾的历史长河一样在我的记忆中翻滚——

长辈们辛苦一生,盖起了老宅,即便拍照时墙体已是斑驳不堪,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也算是家有居所了。40多年中,我们曾先后数次搬过家,但每一次搬进的“家”,呈现的都是质的变化。再看我们现在的家,可以说早已是“鸟枪换炮”,跟当初的老宅不可同日而语。

一个小家的变化,也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,更是祖国日新月异、人民富庶、生活稳定的佐证。



偷桑葚



文娟

散步时,看到路旁有几棵桑树,桑葚掉落一地。孙子想捡,我连忙制止,说脏!

想起小时候,桑葚可是稀罕物,想吃只能去偷。

村东胡家屋后有棵桑树,树干又高又粗,枝繁叶茂,

经得起几个孩子坐在上面。

偷桑葚一般是在午后,大人在午休,而我们正好在上学的路上。一个人不敢的,一定要成群结队。

记得有一天,我们又一次站在桑树下面,先与苍蝇分享了地上的桑葚,然后把目标锁定树上。胆大的抢先一步爬了上去,一边往嘴里塞一边摇晃枝丫。胆小的就在下面捡,袋子里放不

下就装书包里。得意之际,突然传来“看往哪里跑”的吆喝。慌乱中,我摔了一跤,磕着了嘴唇,流了好多血。等跑到学校门口,才发现根本没人追赶,吓唬吓唬而已。

看孙子一步三回头的模样,我想想不忍,返身摘了一颗,孙子欢天喜地,直呼好吃。我问,真有那么好吃吗?孙子说,不信奶奶也吃。

想起儿时吃桑葚



陆遥

驱车在村道行驶,看到前面路边有两名女孩正在桑树上采摘桑葚,想起了儿时的一幕。

小时候,不少农家栽种桑树。立夏过后,我们眼巴巴盼望的桑葚变红变黑了。放学后,我们像猴子般爬上树去,拽起胖嘟嘟的果子就吃。桑葚如同抹了一层蜜似的,甜到心窝。

随着树的摇晃,成熟的果子就像下雨似的,纷纷掉到地上,地上也变得鲜亮起来,恰是“殷红莫问何因染,桑果铺成满地诗”。站在树下的女同学也不甘落后,一个劲地捡起往嘴里送。大家的脸上都染上了紫色,就像大花猫一样,就连衣服上也是黑红的一片。大家你看我,我看你,笑成一团。

记得有一次,我们路过隔壁村的一户人家时,看到河边那棵一丈有余的大桑树上密密麻麻、黑得发亮的

桑葚,遂“嗖嗖嗖”爬上了树,摘起果子就吃。主人发现后喊道:“快下来,我们家留给孩子吃的。”可正吃得起劲的我们充耳不闻。主人拿来一根竹竿赶我们,眼看就要挨在身上,我们三下两下蹿下树,跑得比猫还快。但比我胖一点的一名男孩却随着树枝的折断,“扑通”掉下河去。幸亏他会水,爬上岸落荒而逃。一晃数十年过去了,我们这群顽童也早已过了天命之年,想起儿时摘桑葚的一幕,总是哑然失笑。

调皮的爬山虎



章忠

路过一条深巷,看到一户人家木门上从里面爬出来几枝爬山虎,探头探脑的样子。本以为,大门紧闭,里面一定无人居住。从门缝里往里面看,这是座深宅大院,大院里有蔷薇沿花架攀爬,有画眉在笼中欢歌,有老者在廊檐下看报,有小花猫安然酣睡……好一个别有洞天的怡然居!

对这些爬山虎的“出格”行为,主人是包容的,何况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啊!

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p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右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